

索南菩提的西藏回憶

《西藏口述历史计划》記錄

2013年12月26日，印度拜拉库比

我90岁了，1923年出生在江孜县的克尔喀一条小村，那里属于后藏的堪西地区。在江孜克尔喀，人们种田，种谷类、豌豆、油菜来提炼油。另外，还养了牛、牦牛、绵羊、犏牛[牦牛和牛杂交而成的雌性品种]。牦牛和绵羊放在山上放牧，而犏牛和牛就养在家里挤奶。白天，女人纺纱织布。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

当时有一间寺庙叫甘丹达藏，在村外隔着一座山远，我们会邀请那里的僧人来，在家里念经。世俗人就在一间叫农那拉康的寺庙修行佛法。这里，世俗人在吉祥的日子默默禅定，遵守其他佛法的做法。那段时光里，世俗人可以自由从事宗教活动。

婚姻與工作

我们传统上，婚姻是父母私下安排的，并没有堕入爱河这回事的。19岁时，父母把我送到亚东县帕里镇的未来丈夫房子那里，并没有告诉我，我将要结婚。帕里夏天有一个赛马节，有人建议我去看看。然后我被带到未来丈夫的家中，他们用珠宝、漂亮的衣服给我打扮。而正式的婚礼，盛大的那个，一年后才举办。

我毫不情愿嫁进去，想着要逃走。当时的邻居有一位老婆婆是做占卜的，我就问一问她：「如果我跟人理论然后离开，或者索性逃跑，这样会不会更好呢？」老婆婆说：「你是永远都不能逃脱的。不要走。留下来，因果业报你是永远都逃不掉的。」我只好尽本份留下。后来家庭兴旺，店铺生意成功。我有了8个小孩。8个小孩！4个儿子和4个女儿。西藏人會生很多，人們沒有搞計生。有些女人就生了12或13個小孩。

我丈夫16岁就担起了整个家。他是个十分聪明的商人。我们在帕里有一间很大的店铺，每两年会去一次印度的加尔各答进货。我只去过一次，当时我和丈夫加入达赖喇嘛尊者和班禅仁波切去尼泊尔的队伍。回程的时候，我们在加尔各答买货。

我初初结婚时，店很小，货品有时放了外面展示。我来了之后，生意改善了，它变了一间大店。我们卖各种各样的货品，包括黄金、绿松石、珊瑚、珍珠、退烧药和其他药品、布料、用于房屋的玻璃板、不同种类的钉子。店铺在前面，而房子在后面，店铺和房子之间有一间储物室。房子一侧是经堂，我们有一个看

守人，他是一位僧人，负责每天供水以及打理供品之类的。当时有一道门和一个大庭院，访客可以在那系好骡马；那里放着我们的犏牛和牛。

帕里的生活

帕里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富人管理店铺，穷人就下田干活。这是印度、西藏和不丹的一个经商交汇点。当时还没有车，男人可以为富商用马和骡子运货来谋生。妇女可以纺羊毛和编织。另外，有些人在山上摘下蔬菜用来卖。那里要拥有幸福的生活实在很容易。人们早上起床，清洗和除尘，依仪轨供养；有的走去寺庙，其他就绕行朝拜。人人修习佛法，那是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没有人着急，也没有人恐惧。这是一个无比快乐的地方。

帕里有五群纳税人，他们拥有良好的农地和房屋，并服务着西藏政府。我们家拥有土地，非常富裕。纳税人必须服务政府官员和为政府送信的使者。有一块木板直径约九厘米，上面列出了某一天负责服务政府官员的家族名称。如果当值那天有官员来了，这家人就要挑水，拿来木柴为他服务，那时候，我们可没有电和自来水的。如果没有官员来到就很好；就是这家人赚了。除此之外，当时并没有苛税。

帕里有两类学校。有私立的索康学校，是帕里索康贵族的一位生意管理人建立的一富裕家庭的孩子都上这所学校。我的一个儿子和女儿就上这间学校—那时，我只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人还小得很。也有给穷人上的学校，这是达赖喇嘛尊者负责的一所学校。帕里有一项税是收集所有从外面进来的马匹和骡子所得的。尊者说，这些税收不需要汇给他，而应该用来建立和维持穷人学校。所以给穷人上学的学校成立了。

中国占领

中国人来到后，帕里的生活就开始改变，。当初，有武装的中国人穿着蓝色衣服，骑着马出现。他们有一个会讲藏语。他们没有问过同意就进了富有家庭的房屋，在院子里搭了许多帐篷，也许是为那些接着要来的人准备着。他们拿着枪站在屋顶上；而其他中国人晚上睡觉，夜里至少有两个人轮流站着守卫。

那个穿蓝衣的中国人说，老的藏人将会得到某种酬金。也许这是为了要向老人家宣传，改造他们的想法。中国人坚持成立爱国青年联合会和爱国妇女联合会。他们付大洋 [中国银元]给藏族知名人士，让他们再告诉别人：「你一定要加入青年联合会。你一定要加入妇女联合会。这是非常好的。」就这样，青年和妇女联合会成立了。我从来都不想加入青年或妇女联合会，但我送女儿上学，那里的中国人说服她加入青年联合会。

中国占领下，没有一天是安稳的。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西藏后，那些中国人拿出西藏的纸币，对藏人说：「这钱完全没有用。用它来擦屁股简直就是种罪过。这货币没效。只有中国的货币才有效。所以把你们的钱带来，我们将会用中国货币取代它。」那些中国人接过钱，给了一小张白色收据，说：「稍后带着这收据，

我们会付钱给你。」他们不顾人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把一切都没收。没收了藏人的钱，可就是从来没付回我们任何中国人的钱。

帕里不能长庄稼，我们不能种谷类给人吃。这里唯一能长的植物是青稞苗，对马和骡子来说非常有营养，可是谷类粮食必须要从其他地方找来，例如藏、陀也(Thoe)、不丹和印度。人们进来售卖各种食品，这样很好。你可以自由购买你喜欢的东西。那些中国后来下令，我们不能以个人名义购买，所有来货要交到中国人的店，从那里出售。人们不能单独购买。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这点了。

中国人相信我们这些人属于领主、官僚、资本家和纳税人阶级，是最不好的类别，而当我们去买糌粑[炒熟青稞造成的面粉]，中国店主说：「你们今天可以买，因为这是第一次。不过，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阶级不能得到任何糌粑。我一点都不会卖给你们的。」穷人可以从店铺拿到糌粑和其他食品，可是我们这些有钱的，没有人会卖东西给我们，甚至是糌粑。没有人会卖东西给我们。

有一天，中国人说：「你家里不准有枪。把所有枪带来，我们会给枪支发许可证。你不许无牌持枪。」我们只拥有一支枪，枪上系着一条金刚守护绳，是一位喇嘛送给我们的。我们相信了中国人，把守护绳和枪都给了他们。收集了所有枪后，他们给了我们一张白纸，再表示稍后会发出许可证。所有枪都被没收，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它们了。这是个谎言，而那些枪都一去不返。

从前在西藏，我们习惯按季节来工作，并能完成这些工作。可是，中国人不断地说：「你必须要做到多快好省。」意思是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吃太多。这就是所谓的教育。然后他们又说：「你不应该闲着，而是努力地去挣钱。您必须要开拓农地。」那些日子里，我们西藏人受够了，也不需要更多，可是中国人强迫藏人去开拓农田，建道路。

入狱和批斗

我丈夫不得不接受政治思想改造。中国人非常巧妙地说：「来一个有关政治教育的聚会。」不过中国人的目的不是政治教育，而是监禁他们。有一晚，所有知名人士被叫去开会了，可一到那里，有人告诉他们要留下来接受教育；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就是监禁，只不过给了一个好听叫法：「政治教育」。中国人已经准备好一张名单，上面说明某某人必须在监狱接受政治教育。据通知，他们应该告诉家人把床上用品送过来。那些中国人从来没有给一个逮捕理由我们。他们逮捕的这些知名人士包括领主、官僚、资本家和纳税人阶级。他们的名字都在名单上。

有些被逮捕的男人被允许到监狱外学习，不过所有人，监狱里面的人以及外面的人，都获发一本书，有人叫他们读这本书。中国人说：「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果里面的人好好学习，就可以被释放。如果外面的人不好好学习，就会被监禁。学习的事是一样的。」我孩子的父亲属于外面那群，他比在监狱里的

男人更自由，可以回家。早上，我们照常念佛诵经。某一天，六个不同的监察组来了。如果监察组来到时我们正在诵经的话，我们就会把经文藏在后面的枕头底下，假装在读中国人给的书。

中国人叫帕里的人开会，并且问：「你们建不建议，这个家庭应该要受批斗？」帕里的人都回答：「我们不建议。我们不反感他们。无论我们有钱或是没有，他们都给我们食物。他们关怀人民。我们不建议。」因为人人都有发声，我们家就从来没有受过批斗。不过，其他人就痛苦多了，像入狱，被带出去遭受批斗。

知名人士被关进监狱后，大户人家的农田、犏牛、所有家畜都被列入名单，并被带走，理由是这些要分配给人民。农具、农田、牲畜一切都被没收。富有人家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分配给人民。不过，我们的房子还没有送给人，因为我们聘请的四个终身仆人都住在这里：两个男仆和两个女佣。中国人说：「房子必须要分给男仆和女佣。」不过仆人都喊着说：「我们不想要房子。雇主和雇员一直都一起住，一起吃。我们不会离开，也不想要房子。」

中国人宣称：「我们没有进行批斗。」可是中国人指导西藏人去做批斗，而这一班藏人叫「积极分子」。中国人跟他们说：「你们必须要对你们的雇主这样做。」今天，中国人就宣称：「是藏人毁坏寺庙的。一切都是藏人做的。」不过，这都是中国人培训的人，都是他们的命令。大众已经被他们用钱贿赂了。人们很高兴，并不知道稍后会发生什么事。穷人都非常高兴。当中国人下命令时，也许是穷人并没有别的选择，唯有听从。最初，中国人给酬金和命令，而穷人就被迫这样做。后来穷人都跑到印度了。

逃往印度

尊者达赖喇嘛 1959 年离开西藏后，我们在帕里多留 10 个月，然后就逃走。我当时 35 岁，和我三个幸存的孩子逃跑，他们都是在西藏出生的。尽管想了无数的计划，我们早期都未能逃脱。中国人贿赂了离我们很近的人白天看守着。他们看着我们移动店铺周围的物品，怀疑我们可能是在整理行装。晚上，一个男人驻扎在店前。他也是一个朋友，持着枪。另一个人就在门附近。日夜都有警卫。我们不能离开，也不能提出任何财产。

当我们终于逃脱掉，我就想：「没有了一切都不重要，只要可以从这里逃走。」逃掉后，有个我们认识，常来帕里的不丹商人跟我们说：「我还以为你们不会来。你们放弃了店和一切，现在来到这。」我回答：「我们从地狱逃出来了，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

由于达赖喇嘛尊者很仁慈，一切都很好。印度政府一直都非常善待我们。如果达赖喇嘛尊者过世，我会担心将来的事。我很担心，我们可能会被交回中国。